武士的一分(一)

南方壺

民國 73 年由美國返台任教，先在中山大學，後至高雄大學。民國 96 年 6 月，在第十六屆南區統計研討會舉行前，於“十六年的聯想”一文中，我寫道：

> 在金庸(1924–)的“神鵰俠侶”裡，小龍女…從斷腸崖跳下百餘丈深的絕情谷底，並用劍在崖壁上刻著…“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勿失信約”。在美國唸書時，初次接觸到“神鵰俠侶”，那時年輕，…很難想像 16 年究竟多長。…民國 89 年，我離開任教 16 年的中山大學，來到高雄大學。回想起民國 73 年，攜同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兒，抵達那依山傍海的中山，一晃居然便 16 年了，…於是終於明白，16 年究竟有多長。人生有幾個 16 年？

如今一晃眼又是 14 年，至今年(民國 103 年)7 月底，在這兩所國立大學，服務便共滿 30 年，也將明白 30 年有多長了。

人生已沒有太多個 16 年，30 年則更少了。從生物多樣性，到多元成家，這是個多元的時代。類似的工作，一做便是 30 年，真已夠長了。而一直處在差不多相同的環境，人生體驗實在無法豐富起來。何況江山代有人才出，優秀的年

輕人，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個個雄姿英發，屢捲起千堆雪。戰力不足者，豈能不早早交棒？有人說還沒到屆齡退休的 65 歲啊！我雖不看球賽轉播，但會留意其報導。職業球員那有退休年齡？一旦可被取代，就得主動或黯然神傷地離去。像最近傳出，聖安東尼奧馬刺(San Antonio Spurs)隊的台柱鄧肯(Timothy Duncan，1976–)，於本季結束後，將有可能高掛球鞋了。4 月出生的鄧肯，至今仍尚未滿 38 歲，自 1997 年大學畢業，以選秀狀元進入馬刺隊。為球隊拚戰了 17 個球季，四度帶領馬刺隊贏得 NBA 總冠軍，三度成為 NBA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MVP)，目前仍有平均得分 15.6 分，及拿 10.0 個籃板的優異表現。但為了使他心愛的球隊能獲得更佳成績，都知道選擇適當離開的時機。因馬刺隊上一次得 NBA 總冠軍，已是 2007 年的事了。處於學術殿堂，更該知所進退，怎可不如球員？於是去年 3 月 6 日，下了決定，自本年 8 月 1 日起退休。多年弦歌不輟的生涯，也就開始邁入尾聲了。這種時候，有人喜歡講“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這乃出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後書”第四章。我倒沒這樣想，只覺得自浮現退休這個念頭後，心中一直很平安，便不三心二意了。

決定後當晚即告知內人，她一向大小事都不太在乎，不料這回卻花容失色，頗令我訝異。不過是退休而已，仍會好好活著啊！經我反覆說明，並曉以大義，最後她含淚接受。隔一星期，3 月 14 日告訴千惠，再一星期，3 月 22 日告訴蘭屏。從中山到高大，共事多年，兩位一直給我很大的協助，有重大動向，須儘早讓她們知道，雖並不太好啟口。至於淑

惠，她正忙於 3 月底的系所評鑑，及 6 月底的南區統計研討會，天天精神緊繃，不可干擾她。決定退休後，我陸續寫了“不必戲言身後事”，“莫待倦時退場”，“教授退休後能做什麼”，及另外幾篇文章，以抒己懷。

南區統計研討會終於結束，7 月 1 日，淑惠約我去喝下午茶。途中只見街道較平常肅靜，因那天適逢指考第一天。不知稍後她要說些什麼，希望這不是鴻門宴。經過一番鋪陳後，她告訴我所長一職預計只再當一學期，即提早下來。她說完後，該輪到我了。今天早上我已送出申請退休的公文了，我謹慎地選擇用詞。淑惠聞後，並無太多表示，我鬆了一口氣，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關於退休，我親自告知的，便是上述這四位。至於遠在美國的女兒，雖內人一直問是否要告訴她，我仍擬等她回來再說，免得講不清楚，讓她以為當她正在為學位打拼時，老爸卻準備從學術這一行，棄甲曳兵而逃。

從餐廳回到學校後不久，淑惠來我研究室。原來足智多謀的她，在聽我講時，便想好回來即去找千惠，拿回我申請退休的那份文，結果當然徒勞無功。一言既出都已駟馬難追，何況一份公文？千惠是不會給她的。淑惠在我研究室待了兩個多小時，軟硬兼施，就是企圖勸我“反悔”。只是出爾反爾，是大丈夫便不能為。天色已黑，一再低聲下氣解釋無效後，只能不斷勸她趕緊回去陪女兒。淑惠不願放棄，7 月 5 日，大老遠分別從新竹及台北，找來文翰及育杰，在高雄待了兩天。他們動之以情，動之以理，文翰還以幫派成員

欲退出為例，說退休亦須得眾盟友同意，不可逕自決定。講啊講，他提到金庸的“笑傲江湖”裡，衡山派的劉正風，想金盆洗手，從此不過問江湖上的事，卻遭五嶽劍派盟主，嵩山派左冷禪阻礙那一情節。不禁讓我嚇一大跳，因書中此段，可是寫得驚心動魄。內人說他們有如在“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1998)，也在一旁幫腔，她是想看我會不會就此留下。對眾好友的真心留人，我內心澎湃，感動不已，卻是心意已決，只能辜負他們的好意。7 月 15 日，女兒回來，她倒是很淡定，當內人告訴她老爸一年後將退休，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內人及美惠，常擔心我退休後閒閒沒事幹，日子難過。我倒無此煩惱，總可找到一些事做。去年 8 月，開始進入最後一年倒數計時，內人便常問我退休後要做什麼？起先我總說有 12 個月的時間可思考。其實心中想的是，在金庸的“飛狐外傳”中，苗人鳳自況“生平不愛事先籌畫，因為預料的事兒多半作不了準，寧可隨機應變。”有人生涯規畫妥善，謀定而動，我則向來走一步算一步，毫無規畫。總覺得世事難料，想太多也沒用，還不如隨機應變。

民國 71 年暑假，那時仍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唸書，有一朋友與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李煥先生熟識，約了我們幾人至芝加哥，跟他碰面。李煥先生當場邀我們回中山，雖不知中山長什麼樣子，我們當場答應，並約定兩年後回去。於是隔年畢業在美國教了一年書後，不管那時中山應用數學研究所尚未成立，仍於民國 73 年 8 月，回到創校剛

滿 4 年的中山。後來在為中山應用數學系，製作主要是招生宣導用的簡介中，於“學校環境”一欄裡，我寫著：

> 本校依山傍水，氣勢磅礴，建築宏偉；遠眺碧波萬頃，水天相連，巨輪航行碇泊其間。在靈秀的校園中，橫臥一座萬壽山，隔離塵囂。穿過隧道後，又立即進入市區。能在此地讀書及成長，實屬難得可貴。

看到有如世外桃源的中山，心想，這是我要待一輩子的地方。結果 16 年後卻離開了，真是世事難料。

中國統計學社曾於民國 81 年，頒發一榮譽獎牌給我，其上寫著：

> 創辦國立中山大學應數系所，篳路藍縷，斐然有成，對推動統計研究及教育，貢獻良多。

文字應是民德兄提供的，有太多溢美之詞，實在愧不敢當。民國 89 年，來到新設立的高大。那時全校僅有一棟建築，外加一個籃球場。每天盡是轟隆隆運土車的聲音，為了將一個個的魚塭填滿。雖優雅的白鷺鷥日漸減少，但大家心中是喜悅的，因表示校園的整地工作，逐漸進展。每天都是黃土飛揚，研究室的桌子須一再擦拭。處處是工地，車子輪胎常是一層又一層的爛泥。那時心想，原來這才真的是篳路藍縷呢！我甘之如飴，因這是我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地方，將待 19 年，超過中山的 16 年，看著這所新大學的成長，不改其樂豈會困難？沒想到只待 14 年，短於中山的 16 年，又是一

世事難料。

由於去年暑假以來，看了好幾部有關日本武士的電影，後來對於退休後要做什麼的問題，遂答以要當武士。幾次下來，內人便追問，那武士要做什麼？我想到女兒幼時，對她提出可不可以去那裡或買什麼的要求，我們常答以下次。起先她都滿意地跑開，幾回後，便問下次是什麼時候？
(103.2.20)